

晋江文学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亿万积分稳居晋江文学网总排行榜NO.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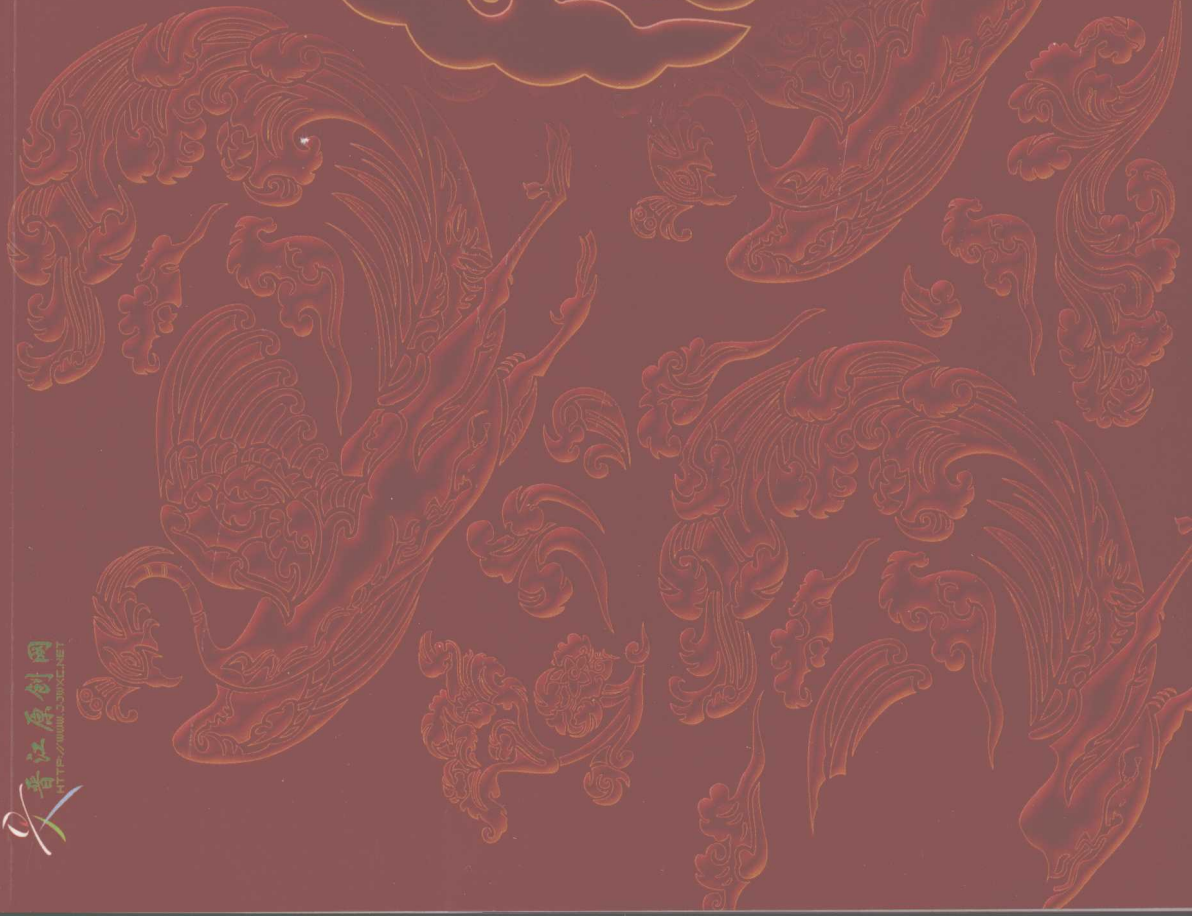
流氓◎著

冷血女保镖穿越时空化身俊美酷王爷 钩心斗角的宫廷斗争 霸绝天下的爱恨情仇

II

白虎篇 FENGBA TIANXIA

凤天霸



晋江原创网
WWW.JJWXC.NET

鳳霸天下

白虎篇

FENGBA TIANXIA



流玥◎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霸天下 2. 白虎篇 / 流玥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3

ISBN 978-7-5057-2315-3

I. 凤... II. 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028 号

书名 凤霸天下 2. 白虎篇

著者 流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16

14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15-3

定价 20.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FENGBA TIANXIA
CONTENTS

- 1 · 第一章 · 机缘
- 14 · 第二章 · 化妖
- 26 · 第三章 · 遇见
- 38 · 第四章 · 故人
- 51 · 第五章 · 惊变
- 64 · 第六章 · 愤怒
- 80 · 第七章 · 决定

93 · 第八章 · 风起

103 · 第九章 · 凌奴

118 · 第十章 · 任务

132 · 第十一章 · 故地

148 · 第十二章 · 兄弟

163 · 第十三章 · 交易

177 · 第十四章 · 联姻

192 · 第十五章 · 公平

205 · 第十六章 · 换天



CONTENTS

2



FENGBA TIANXIA

第一章·

机缘

1





天色逐渐透亮，不知名的山崖顶端荡漾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寻隙而至的乌鸦正打算在这一地的血肉中觅得一顿饱餐，却被林中突然蹿出的人影惊飞。这些不甘心的黑羽贪婪地在空中盘旋，不肯离去。嘶哑的叫声却阻不住那飞奔至崖边的人影，那人影在崖口停了下来。仔细地搜索一番后，他抓起一把被鲜血浸透的泥土，再也无力承受般扑跪在崖边，一张俊美的脸孔上满是绝望。

“主子，为什么不等元西？”他喃喃地低语，“是元西做错了什么，所以主子不要我了？主子答应过绝不把元西送人的。为什么让别人带我走？您怎么可以食言？”低语逐渐变成嘶吼。元西用力将手中的泥土甩了出去。

“狂风队的一位大哥带回消息说您死了，就死在这个崖下。我不信！他一定是骗我的！但是他痛哭的样子真实得让我害怕。所以这次我没听您的命令，趁乱跑了回来。”元西伸手在脸上用力一抹，抹去那些控制不住掉落的晶莹。

“主子您真的丢下我了吗？这山崖下的风很大，您在下面一定很冷吧？元西去陪您好不好？我知道主子一定会骂我没用。您替我安排了后路，我却不肯乖乖听话。但是您日常的起居都是我在伺候，没了元西，您会不方便的。所以求您等等我，等到见了面，主子若是生元西的气，随便您怎么惩罚元西都好，只是不要再让我离开您了。”说着，元西站起身来，神色坚定的脸上浮起一丝俊逸安然的笑容。轻轻地抬脚，缓缓地倾身，整个人向崖下落去。

除了下落的风压带来的不适外，元西此时的心情竟然是平静而又带着些许喜悦的。他甚至饶有兴致地观赏周围飞逝的景色，直到他看到一个镌刻在他灵魂中的面容眼中冒着怒火，狠狠地瞪着他为止。

主子?! 冰冷的劲风灌满了他张口欲呼的喉咙。正当惶急惊骇的情绪如洪水般瞬间湮灭了元西的理智时,一条乌黑的绳索蛟龙似的缠向他的腰间,一股巨大的拉力生生止住了他下坠的势头。

“你他妈的怎么会从那上面掉下来?”

怒斥声顺着山风飘了过来。元西眼中的泪缓缓渗出眼眶。

“主子果然没死……”

险恶的环境让我无法细细体味元西哽咽中蕴藏的情感。我咬着牙喝道:“废话! 提气轻身! 我快没力气了。”

昨晚跳下来后,我便利用身上的装备将自己悬吊在一处内陷的岩壁上,吊在这种位置从崖顶上是看不到的。再加上我跳下前一番决绝的表演,流夜自然会认为我已经坠崖身亡。这样等军士退去后我再想办法爬上崖顶,自然能顺利脱身。这确实是步死中求活的险棋,但也是陷入绝境的我唯一可以争得一线生机的方式。幸而我精准的操作令铙钩结实地钉入了岩壁。但下落的冲撞还是在我的身体上新添了多处伤口,肋骨也好像被撞出了裂痕。呼吸间,抑不住的疼痛。

我不知道我忍耐了多久,但我知道无论如何不能晕过去。天大亮后,我若还没有攀上崖顶就有被山底下的人发现的可能。一样是死,当时还不如直接跳下崖去,起码能图个痛快。

好不容易等到天色渐亮,视线稍一变得清晰我就立刻开始活动已被吊得僵硬的关节,准备攀上崖去。就在这个时候,元西的身影竟潇潇洒洒地从我身旁跌落。

什么时候跳崖也变成时尚运动了?我虽抑不住咒骂的心情,手中的长索还是迅速抽卷了过去。卷住他身体的瞬间,出现在我脑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庆幸而是由衷地感慨:“重力加速度果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这个时空也没有例外。”

元西这小子平时看起来是轻轻软软的,此时竟好似一颗从炮口飞出的铁球! 我只觉得肩头“咯”的一声,手臂立时便没了力气。大惊下,右腿迅速将长索缠绕其上,重重蹬向岩壁,利用鞋上的刃口和崖壁的摩擦才勉强止住了元西下坠的势头。幸而元西不是只长了一张好看的脸孔,知道情况危险,他闻声提气,借着长索的力量攀住了身侧的岩石。

“看到我斜下方凹进岩壁的平台了吗? 爬过去!”我强忍着肩头的剧痛说



道。冷汗再次浸湿了我身上破败而又肮脏的衣饰，阴冷的山风吹过，刺骨的冰寒。

有了足够的光亮我才发现，在离我悬吊之地不远有一处岩壁内陷较深，因而形成了一块方圆不足四米的平台。由于整个平台好似山神的嘴巴一般深陷在峭壁之中，除非像我这样一跃而下，否则无论从崖顶或是崖底都无法看见，显然此处是目前最好的栖身之所。

听到我的要求，元西迅速地爬了过去。待他站定，我也开始慢慢地下滑。由于右臂已然脱臼，吃不住力气。快到平台的时候，我唯有依靠腰腿的力量一蹬一扭，整个人便扑在元西身上，跌作一团。脚落到实地，心神不由也跟着—松，随即便再难抑制昏迷的侵袭。

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只觉得一切痛楚、疲惫都仿佛消失了。混沌中，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你还站在那里干吗？赶快过来！”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在我身侧响起。

转过头，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双熟悉的漂亮眼瞳。

“叶凛？！”我讶然。

没等我缓过神来，身后便又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主人！”随即一个修长而又赤裸的身影，便直直从我身旁走过。带着些许畏惧，规规矩矩地跪在叶凛脚下。

“运？！”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努力伺候着叶凛的欲望，一股淡淡的恼怒浮上心头。

“你承诺过我，‘语’和‘运’是我的私人物品。除非他们自愿，你不会动他们！”我微皱起眉头，不解地望向叶凛，“你对我给你调教好的宠物失去兴趣了吗？”

叶凛没有理我，奇怪的是：“运”也没有理我。

我终于发现有什么不对了，这两人从方才起就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一般。惶惑间，门外又进来一人。

“主人，事情办妥了！”

“语……”我对着那个散发着血腥气息的男子唤道。但他的视线却直接穿过我，落到了叶凛的身上。

“过来吧，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叶凛轻声叹息，一把推开“运”，起身向

墙边的书架走去。“运”飞快地起身跟了上去，将一件长衣披在叶凇肩头，对自身的赤裸却好似浑不在意。那里是叶凇的一处暗室，向来只有我能陪他进去。但此时不只是“运”，“语”也捧着从进门就一直托在手上的木盒跟了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抬起的手在自己的视线里也没有留下一丝的光影。难不成眼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还是我的灵魂真的回来了？

思索间，一阵不安突然袭上心头。若这一切是梦，那做梦的到底是谁？是叶凇的玥影，还是玄武的流玥？我又是谁？是玥影梦中的流玥，还是流玥梦中的玥影？混乱中，我突然放声大笑，笑出所有只有自己听得到的颓丧与萧索。之后便只剩下纯然的洒脱。梦又如何？在这世上又有谁能确保自己没有活在别人的梦里？

心念一转，眼前的景物又起了变化，宽大而空荡的房间布置得倒像个灵堂。叶凇一身黑衣地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个合金的匣子。“语”和“运”手托一块宽大的红布，静静地跪在他身后。

“玥，你看到那块红布了吗？”叶凇的声音柔柔地荡起。

“看到了。”我微微迷惑地回答。随即想到他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想来叶凇的话也不是对着我说的。

“我曾答应过你，要用青狼帮全帮的性命为你报仇。半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办到了。这块红布是以青狼帮上下一百七十二名头领心头之血染成的。只有那样纯粹的色泽才适合我的玥啊！”叶凇淡淡地笑着，挥手让“语”将红布铺开。接着打开手中的匣子，从中取出一颗人类的心脏，轻轻地放在红布中央。

看着那心脏上的刀口，我不由苦笑。我真的只适合死亡的色泽吗？所以叶凇才特意留下我那颗曾被贯穿的心脏，用仇人的血色祭奠。但如果他知道我其实并不太在意那次的死亡，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主人，新的影已经训练好了，老板让我问您要不要见见？”“语”小心地说道。

“我有你们就够了！”叶凇淡淡地回答。

“可是……”“语”咬了咬牙，说道，“按规矩，我和‘运’已经失去做影的资格了！”

“因为你们上了我的床吗？”叶凇不屑地轻哼，“叶家的规矩只是为了保证影的客观立场。我爱的不是你们，也知道你们心里的人不是我。之所以让你们上我



的床，不过想让彼此都能留住那些淡得就快要消失的回忆罢了。在这种情形下让你们负担影的工作没什么不可以的，何况新的影对你们可不会像玥一般仁慈了。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新的影生生玩死吗？你们是玥的东西。除了我，没人能碰！”冷硬的语气带着无人能动摇的坚决。

你在用你的方式替我守护吗？我看着眼前的三个人，慢慢地笑了。或许真的不用我惦念了。谁说在这个时空我无法留下任何痕迹？我不是在这三人间留下一道牢固的羁绊吗？想来这羁绊足以让他们彼此支撑着走下去。

“运，把火点着。我们送玥最后一程！”叶凇挑了挑下巴，肃穆的神色中带着些似有似无的眷恋。

包裹着心脏的红布被浇上汽油，点着了。火光中是 triples 明亮而又专注的黑瞳。我的心中逐渐有种温暖的感觉包覆上来。但令我沮丧的是，这温暖似乎慢慢有些过头了。我的周身都像是被沸水浸泡着、被炭火炙烤着。身体上如虫蚁噬咬般的痛麻。

见鬼！这火竟能烧到我不成？高温将眼前的景物扭曲成一片斑斓，我忍不住重重地闭上眼睛。

“主子！主子！……”再入耳竟是元西微带哽咽的声音。眼皮变得如石头般沉重，我咬牙睁开一线。元西焦急的脸孔便出现在眼前。

梦，醒了吗？那为什么身体里好像还有火焰在灼烧？

“我睡了很久吗？”嘶哑的声音难听得像是被沙石碾过。

“主子，您发烧了。”元西慢慢地将我扶坐起来。

该死！我说怎么会浑身发烫。还以为“锁魂”的毒性发作了呢。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抓住自己的右臂用力一推，将关节上了回去。肩头已经有明显的肿胀，脱臼的状况应该持续了些时间。

“主子大概昏了不到半个时辰。”元西小心地托着我的肩背，生怕触碰到我的伤口。但就算他再怎么小心，总还是有一两处闪躲不开。元西不禁微微颤抖着说道：“刚刚主子的呼吸停了，我以为……以为主子……”

“放心！没把你这小子弄上去，我不会死的。”我艰难地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若我就这么死了，以你的身手非得困死在这里不可。”

元西闻言呆住了。少顷，一丝黯然爬上了他的眉头，“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什么都帮不上主子，只会给主子添麻烦。”

“你沮丧就有用了吗？若是觉得自己没用，就努力让自己有用起来！你可是麒麟用命换回来的。他死得值不值得端看你要如何替他活着了！”我冷冷地回答。

或许我这辈子都学不会怎么安慰别人，但从元西逐渐坚定的眼中看去，他显然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

“从我腰后的暗袋中把绿色的药瓶拿出来，先替我简单包扎一下。”我缓缓闭上眼睛吩咐，将自己一身的伤口全部交给元西处理。我则开始闭目养神，打算等到天黑便带他离开。这里无食无水、缺医少药，不趁着我还有意识拼一下，等体力消耗完我们俩都得完蛋！

元西不再废话，迅速开始为我包扎。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勉强起身从暗袋中摸出一个红色的锦囊，吩咐元西不要打扰。元西郑重地点头，坐到了一旁。

锦囊中装着三颗药丸。这是流夜中毒那段时间，我与太医们成天厮混，胡乱试验弄出来的类似兴奋剂的东西。吃下一丸可以在近一个时辰里内力倍增、精神百倍。但之后就会浑身疼痛、手足无力。这药的毒性对身体的损害很大，只是此时的我却不得不依赖它。

捏开蜡皮，我将药丸一口吞下，干涩的喉咙几乎无法支撑这简单的吞咽动作。没过一会儿，一股暖意便从腹中升起。但随即腹中又迅速升起一道阴寒的气流，狠狠地向那股暖意冲去。原本毫无动静的内息突然变得像发了疯的老鼠在我体内左冲右突、不住地冲撞。我再也忍耐不住，一连数口鲜血吐满了衣襟。守在一旁的元西，惊呼声方才出口又立刻自行压抑回去。一时间，狭窄的空间里只听得到我粗重的喘息声。

我的心已沉入谷底。难道这药和“锁魂”起了什么化学反应吗？若连这最后的手段也起不了作用，就真的是天要亡我了，几乎油尽灯枯的身体不可能带着元西生离此地。绝望间，胸前忽然有一道温和的凉意透入肌体。腹中狂暴的药力竟好像找到了组织的地下党，前仆后继地加入到这股凉意之中。那凉意也不分冷热，照单全收。每当寒气吸收得多些，它便会自动靠向暖流。待热气吸多了，便又靠回来些。不多时，两股力量竟叫它吸了个干净。随着那两股力量的消失，我惊喜地发现体内渐有一道细若游丝的内力在枯涩的经脉中缓缓流动，而且在我的控制下明显有变多的迹象。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锁魂”的毒竟叫我误打误撞



地解开了吗？以毒攻毒我倒还可以理解，但关键的那股凉意却是从何而来？睁开眼，我伸手向凉意产生的地方摸去，入手却是一块光滑的圆形石牌。

龟煞？我诧异地将石牌摘了下来，刚刚吐出的血渍将半透明的龟煞染得处处红斑，我随手在身上擦了几下。拿出一看，龟煞竟依然是那种血渍斑斑的模样。血色像是渗进石牌的缝隙中一般，擦之不去。看着龟煞上血红的纹路，我心中突然有了个奇怪的念头。抬起手，将龟煞迎向天边最后一丝光亮。夕阳透过龟煞照在我手上，手背上隐约出现了几个字迹。没等我全部看清，天光已然隐去。

看来要等天亮了，我摇头将龟煞戴好，没想到几口血就能解了龟煞的秘密，虽然还弄不清凉意的来由，我也不免暗自欣喜。殊不知一次天大的机缘就这么与我擦身而过。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龟煞原是青衣楼楼主传承的令符，每次传承时都要由上任楼主调配出一种特殊的药剂给传承者喝下。然后再将传承者的鲜血涂于石上，方能显出文字，而这龟煞特异之处也在于石上的字迹在两个时辰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任你刀砍火烧，再不会出现。蕴涵特殊药物的鲜血会激发龟煞中的能量，为传承者伐毛洗髓，之后传承者练起武功便事半功倍。但这股能量每隔二十年方能激发一次，石上的字迹也是二十年一现。哪里由得我想看就看。

说起来我这次死里逃生实在是侥幸至极，“锁魂”与自制兴奋剂的药性相冲，我脆弱的经脉根本经不住暴走的内力，眼看就是个经脉尽断、七窍流血的下场。幸运的是，凑巧这两种药中竟含有青衣楼传承秘药的成分。我又凑巧将血吐在了龟煞上将它的能量激发了出来，这才救回了自己的性命。经过这次的冲击，借由龟煞修补的经脉变得更加强韧而宽大。对我来说也算是因祸得福。内力起码提升了两个层次。只是以我此时的状态还体会不出这些好处罢了。

我转过头，对元西笑道：“是该动身的时候了。”

“主子，你没事了吗？”直到我对着他微笑，元西才慢慢张开死死咬住的唇齿。

“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死不了的。”我轻轻地叹息，伸手一点点掰开他已攥得青白的手指。

“摸摸看，我的心还在跳。”我将他僵硬的掌指摊开，贴在我的心口。从以前我就发现元西很喜欢触碰我的身体，每次总会在我的心情好时小心地贴靠过来。或许是很缺乏安全感才会特别依赖他人的体温。不过我倒也不曾见他依赖别

人。

“我不怕，主子……很热……”元西的声音还是有些颤抖。

“热……吗？”我暗自苦笑。应该是发烧的缘故吧，我现在的状况依旧糟糕透顶。内力虽然找了回来，不代表失去的血液也可以回来，更不代表伤口的炎症可以不药而愈。但再怎么比之方才已是好了许多，起码带元西离开这里没有问题。

“从身后抱紧我，我们马上离开。”元西立刻照办。我用长索将他牢牢地缚在背上，仔细体味那些依旧在我经脉中流转的凉意。似是每每被那凉意冲刷过一遍，身上的痛楚便少上几分，内力的运转也就愈加顺畅。我想暂时应该够用了吧？于是不再耽搁，缓缓地推动体内那少得可怜的内力纵身一跃。借助身上装置的帮助，一点点爬上崖去。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我终于将自己与元西弄上了崖顶，这可真是下去容易上来难，跳崖的时候多少还有些凌风飞舞的快感，攀岩的时候就只剩下欲哭无泪的辛劳了。待上得崖来，我已几近虚脱。但却不敢在这是非之地多作停留，勉力拉着元西继续逃窜。直到我刚得回的内力由于凝聚的速度远低于使用速度而基本消耗一空，两腿也如同灌了水泥一般，这才慢慢停了下来。

“元西，你不是一直想当个有用的人吗？”我靠着树，缓缓地滑坐在地上，喘息着笑道。

“主子有事吩咐吗？”元西跪坐在我身前问道。

“我们已经脱离了纥冬山脉，接近四国的交界。流夜的兵马受地域所限，应该不会追到这里。接下来的路，你要自己想办法了。”长时间的高烧让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我淡淡地笑着，再没有一丝气力支撑住自己的身体。

元西在王府的学习不过短短数月。逢此惊变，他所承受的远超过他所能设想的，所以我没怪过他随意放弃自己生命的软弱行径。只是此时此地，已容不得他退缩。

“我明白！”恍惚中，听见元西在我耳边坚定地低语。明白了吗？那就让我看看你能做到什么地步吧。我安心地将身体的重量交了大半给他。不可否认，他从崖顶一跃而下的决绝虽然愚蠢，但却令我本已脆弱得不堪一击的信任重又燃起一丝温暖的火焰，否则以我的性格又怎会容许他在我最虚弱的时刻还能活着靠我如此之近。



手臂搭着他的肩背，头就靠在他的颈侧，迷蒙的视野里是元西不住脉动的血管，灼热的体温在彼此的肌肤上不住传递着，仿佛血脉相连一般。背负着我交代给他的责任，元西的步履还是坚实而又稳定的。感受着他的决心，我淡淡地笑了。或许有一天，这个温柔的男孩真的能成长为我肆意翱翔的羽翼。

我的好运气虽然用完了，但元西的显然没有。挨不到里许，我们便在一处山坳里发现了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的汉子大多是山上的猎户，彼此间也全都是亲戚。我原本听到元西顺口编了个遇上山贼，大哥受了伤，与家人走散，找不到出山的路之类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还有些担心。幸好这山中民风淳朴，加上他扮可怜的功夫一流，为我们开门的大嫂没有多问就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内。不但白送了食物和饮水，更是将屋内唯一的一张床让了出来，专门给我这个伤员享用，自己与丈夫借住到其他几户人家去了。

无论在哪一个时空，我都不曾遇过如此平实质朴而又不计回报的热忱，一时间真有些遇到活雷锋的感慨。倒是元西仿佛见过这种世面，诚恳地道谢后便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无论是哪一国的猎户都以山林守护者自居。若是在山中遇到路人需要帮助，每一个猎户都会无偿地提供食宿，并送出山去。在他们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国家民族之类的桎梏，有的只是单纯对生命的尊重，无论是诞生或是消亡。因此即便是元西不编那些俗套的故事，我们的待遇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从入村开始，我便扮作无力地将头脸隐于人前。一切的应答都交由元西负责。这些猎人虽久居深山，此地却绝非消息闭塞的世外桃源。以元西的品貌，即便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然引得那憨实的妇人啧啧称赞。好在元西做事向不张扬，识得他的人并不算多。但我的样貌在玄武国中却传说颇多。见过之人也不在少数。若这些山野中人不识轻重，将我的消息泄露出去，落到有心人耳中，不难推测出我尚在人世。说老实话，我不是没动过杀念。这几户人家住得隐秘，想来与外界往来不多。我若狠下心将他们杀个干净，单以屋中储备的物资已足够我养好伤势。此时死神队员早已离去，除了元西，我已是孑然一身。一旦我伤势尽去，流夜便是倾一国之力又能奈我何？只是此举到底不合我的心性。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好人，但再怎么嗜杀成性也未曾因一己之私而夺人性命，何况是这些洋溢着温暖笑容的生命。既做不到全然的狠绝，如今也只有祈祷在我伤愈之前不会有什么变故发生了。

身体一接触到床铺，我便再也压不住疲累的侵蚀。叮嘱元西不要让外人见到我的样子后，我立刻沉沉地睡去，元西生死相随的举动还留下了另一个好处。经此一役，我的防卫本能居然认可了他的气息。这使他无意中成为我十三岁以后第一个可以在我睡着时平安接近我的人。这也意味着在身边有他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真正地睡上一觉。

其实还有一点是当时的我不知道的。我会如此渴睡固然是因为身体上的疲惫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龟煞对我经脉的改造并未结束。一次真正的休眠对这次改造的结果至关重要，只不过这一睡便是两天两夜。我就像是捡了巨款的穷小子，身体内每一个细胞都不受控制地活化到极致，它们仿佛有了自我意识一般用尽手段将体内所有的凉流占为己有。我在梦中犹如看戏般注视着这些巧取豪夺，早将时间的流逝抛诸脑后。直到每一丝凉意都被瓜分殆尽，这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一觉醒来，我只觉得病痛尽去，浑身像是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眼前的世界也仿佛变了个模样，色泽变得更加鲜明，轮廓和纹理也变得更加细腻清晰。虽然还弄不清是什么造成如今的结果，但我心知自己的功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如果原本体内的经脉像是山间的溪水，如今便是奔涌的大河。真气的性质也好像有了变化，我练的玄天无极功算是种柔性内功，而今我体内新生的内力却令我无法分辨属性。有柔性内功的绵延不绝，也有刚性内功的雄浑蓬勃。不过无论怎样，真气总量增加了却是个不可争辩的事实。看来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古人诚不欺我！我感触颇深地坐起身来，最先闯入眼帘的竟是元西趴伏在床边的睡脸。这小子不会一直这么守着我吧？看着他眼窝下的阴影，一丝心痛跃入胸口。

伸出手去，我将元西抱上了床榻。元西蓦地睁开眼，待看清是我，眼眶登时有些发红。

“主子，您终于醒了。”

“不是说过我没事，只是需要睡上一觉吗？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这般狼狈。”我怜惜地将他抱入怀中，微运些内力，在他腰背上缓缓推拿。这小子定是一直坐在床边，不但筋骨僵硬，血液的流速也明显过缓，想来一时间休想动弹。

“可是您足足睡了两天。之前又受了那么多的伤……”元西喃喃地低语，抬手向我的额头摸去。手方举起，又像是被什么烫到一般迅速缩了回去。我看到了



他眼中的怯懦，微微一晒，直接抓着他的手放到了胸膛之上。

“那些小伤我睡一觉也就好了，根本算不了什么。”元西被我的动作弄得一愣，贴着我胸膛的手掌微微颤抖着，不敢稍有移动。眸中却逐渐浮现出安心的神色。

我的内力在他体内推了一个周天。知道他只是过于疲惫，身体并无大碍，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闭眼！从现在起，没我的命令你不许下床！”我淡淡地吩咐，自己却起身向外走去。

“主子，您要去哪里？”元西微有些惊慌地坐起身来。

“躺下睡觉！”我低声喝道。元西慌忙躺下，一双泛着红丝的大眼却直直地盯着我，像是怕我一去不回似的。

“我只是去弄点吃的，顺便看一下周遭的情况。”或许先前让岩石带走他的事件真的吓到了他，我无奈地举手做发誓状，谁知他还是跳下床来。

“主子饿了吗？都是元西考虑不周，元西马上去准备。”

“你给我滚回床上躺好！”我的脸瞬间冷了下来，“我的命令什么时候打过折扣？是不是不打算认我这个主子了？”

元西猛然记起我说过没我的命令不许下床，一张脸瞬间惨白，他双腿一软，便跪伏在地上：“元西错了，求主子原谅元西一回，下次绝不敢再犯。”眼中满是惶急与绝望。

看到他的惊慌，我暗悔自己话说得太重，快步上前将他拖抱在怀里。只是向来不会温言软语的我，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安抚。元西没料到我会将他抱起，怯怯地从我怀中抬起头来。望着他噙着泪水的眼睛，我叹息着。

抬手将他放到床上，用薄被裹了起来。

“求主子先让元西伺候主子吃点东西，然后再去休息好吗？”元西轻声地坚持。

“你怕我毒死你吗？”我摇头轻笑。不过是弄些吃的，对我来说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叶凛挑剔的味觉打造了我一身的厨艺。虽然大多数手法在这个时空没办法重现，但喂饱两个人的肚子应该还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可元西不能让主子做这种杂役。”拉着我衣摆的手，就是不肯松开。

“少废话了，要么你自己乖乖睡觉，要么我点了你的睡穴，你知道我没什么耐